

# 推动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亚洲家园

■ 环球时报·环球网

当前，国际安全局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俄乌冲突牵动全球目光，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关注的焦点。在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了全球安全倡议，呼吁世界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和集团政治，共同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构，为维护全球和地区稳定给出了中国方案。

## 秉持新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

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但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更加突出。亚洲是当今世界最具发展活力和潜力的地区之一，同时面临政治互信不足、经济

发展不平衡、安全和治理问题突出等共同挑战，实现持久和平和共同繁荣任重道远。2014年的亚信峰会上，习近平主席首次倡议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倡议探索符合亚洲特点和各国共同利益的安全和发展道路，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中国以新安全观为导向，努力斡旋阿富汗、朝鲜半岛等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并发挥建设性作用。

与新安全观相对的，是以冷战思维和集团对抗为代表的旧安全观念。正是北约在20多年里将所谓“集体安全”防线不断向东推进，最终导致俄乌兵戎相向，酿成乌克兰危机。回看亚洲，近年来美国的政策几经变迁，从“转向亚洲”到“亚太

再平衡”，再到“印太战略”，近年来“四边机制”、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双边军事同盟等机制安排应接不暇，其本质是搞“小院高墙”和“小圈子”“小集团”，企图制造对抗，遏制中国发展。国际形势发展反复证明，和平绝非理所当然，唾手可得，必须坚决加以捍卫。地区安全不能靠强化军事同盟来实现，集团对抗的老路不符合历史发展潮流和地区人民的愿望，无法带来和平与稳定。

## 以发展促安全，以对话解争端

贫瘠的土地上长不成和平的大树，连天的烽火中结不出发展的硕果。当前，亚洲国家应继续聚焦抗疫和复苏，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积极改善民生，缩小贫富差距，不断夯实

安全的根基。近年来，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维护全球经济复苏势头，不断为全球治理和经济全球化注入强劲动力，为维护亚洲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

“力量不在胳膊上，而在团结上。”对话合作是通往安全的必由之路。历史和现实启迪世界：以对话协商方式凝聚共识，以互谅互让的精神处理分歧，以合作共赢的态度促进共同发展，以面向未来的眼光解决现实问题，是国家和睦相处、化解矛盾分歧、实现地区和平稳定的有效途径和可靠保障。习近平主席指出，亚洲国家要通过坦诚深入的对话沟通，增进战略互信，减少相互猜疑，求同化异、和睦相处。亚洲的事情归根结底要

靠亚洲人民来办，亚洲的安全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维护，亚洲人民有能力、有智慧通过加强合作来实现亚洲和平稳定。

## 持续推动区域一体化，构建可持续的安全架构

今天的亚洲，虽然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增多，但依然是世界上最具发展活力和潜力的地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始终是地区形势主流，亚洲在世界战略全局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在世界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亚洲良好局面来之不易，值得倍加珍惜。

中国始终将周边置于外交全局首要位置，视促进周边和平、稳定、发展为己任。亚洲国家应积极培育合作应对

安全挑战的意识，不断扩大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方式，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安全。要推动共同发展和区域一体化进程，努力形成区域经济合作和安全合作良性互动、齐头并进的大好局面，协调推进地区安全治理，共同担当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以可持续发展促进可持续安全。

今天的亚洲，和平稳定是大势所趋，发展繁荣是人心所向。习近平主席高瞻远瞩，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反映了各国人民的共同心声。为了亚洲的普遍安全和持久繁荣，中国将同各国一道推动地区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实现新发展，共建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的家园。

(国际问题学者 周定兴)

# 南太平洋岛国刮起了“中国风”

■ 廖省·林越

去年11月24日晚间，南太平洋所罗门群岛发生骚乱，上千名暴徒聚集在首都霍尼亚拉，试图闯入国民议会大厦并焚烧警察局。总理索加瓦雷(Manasseh Sogavare)下令实行宵禁，但当地唐人街25日仍遭到袭击，多家华人商店被暴徒烧毁，或将货品洗劫一空。

这是所罗门群岛近20年来，第三次针对华人的大规模骚乱。1978年7月7日，所罗门群岛摆脱殖民独立建国，它拥有四散的大小岛屿，陆地面积近3万平方公里，人口约61万。然而，却有代表不同部落的87种方言，可以说，这个国家从未真正意义的统一过。

由于长期受到殖民统治，当地经济滞后，商品匮乏，不过生意却好好做。岛上大城市，几乎所有商店都是华人开的。该国在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排名第151位，属偏低位置。如果爆发民生问题，加上激进分子挑动，在当地的华人，总是成为社会矛盾的“泄压阀”。

索加瓦雷3月26日指责外部势力干涉该国内政，因该国于2019年作出与台湾“断交”、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决定。所罗门发生针对华人的骚乱后，澳大利亚立即宣布派遣军警，协助索加瓦雷政府“维持秩序”。尽管声称“堪培拉在此次骚乱事件中不持立场”；不过，媒体都明白：澳大利亚是因为害怕中国会派兵帮助当局恢复秩序。

澳大利亚假仁假义，无法掩盖其对所罗门内政进行干涉的行径。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此前曾为所罗门群岛的‘亲台’势力提供大量援助，它们是此次骚乱的罪魁祸首。”美联社称，澳洲是不会帮助保护总统府和议会大厦的。澳大利亚作为美国的附庸，瞬间就派出安全力量进入所罗门群岛，美澳联手干涉该国内政的企图已经昭然若揭。

所罗门索加瓦雷政府其实已

做出明智决定，西方空头支票式的承诺，还有不能当饭吃的所谓“共同价值观”，并不能让该国走向繁荣。相比之下，在与中国建交两年多以来，两国在贸易、经济、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和卫生等领域上的合作，均已取得丰硕成果。

《亚洲周刊》第17期刊载丁果《中美太平洋岛国博弈争取民心与战略咽喉》的评论称：“中美两国正在太平洋政治风浪中进行一场诡异的博弈。”“所罗门群岛、基里巴斯、马绍尔群岛等三国都是长期被美国牢牢控制，但如今转而与中国密切交往，计划引进中国的基建力量，兴建机场与码头，改善民生，甚至可能容许中国兴建海军与空军基地。”

美国加强与这些岛国的反对派联系，除了使用银弹，加大经济援助之外，甚至可能发动小型的政变，或掀起各种的动乱，不惜推翻现有亲华的政府，防止中国的势力上升，不容中国在这些岛屿建立“军事基地”，避免美国的军事利益与地缘政治安全受到损害。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4月19日确认，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和所罗门群岛外长马内莱近日已分别代表两国政府，正式签署了中政府间《安全合作框架协议》，引发关注。此前，中罗双方代表已于3月30日在所罗门外交部草签了这项安全合作框架协议。

这项协议引起美国及澳洲的强烈反弹。白宫随即派印太事务协调员柯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和国务院亚太事务最高官员赶往所罗门访问，探讨如何应变，并宣布落实在所罗门群岛恢复开设关闭了29年的大使馆，希望在最后关头挽回与所罗门的密切关系。

澳洲工党政要批评莫里森政府向来对所罗门群岛的事务不够重视。他们称，去年就曾警告过这份协议可能会被签署，但是莫里森一直不予理会。而如今，才急得上蹿下跳！

《中所安全协议》是两个主权国家自主签署的合作协议，为何却遭美、澳和新西兰的非议与施压？所罗门群岛总理马纳西·索加瓦雷19日在议会澄清，与中国签订的协议符合该国的最大利益，包括推进国家发展、恢复当地企业和投资者信心。他强调，该协议允许保护所罗门基础设施，但不会让中国在该国建立军事基地，不会损害地区的安定与和谐。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不明白中所安全合作怎么就对美方构成严重风险。“按照美方的逻辑，是不是太平洋岛国只能同美国及美国的少数几个盟友开展安全合作？是不是同其他国家进行安全合作就是威胁？美方究竟把岛国视为独立主权国家还是当作自己的附属物？这些是美方需要回答的问题。”美国在8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有近800个军事基地，早已引起全世界的重大关切了。美方打算什么时候关闭这些军事基地呢？

4月22日，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主持例行记者会。就记者对所罗门群岛相关问题表示：“最近美国组团访问所罗门群岛，连日本也要组团去访问了。我们对他们发展正常的合作关系没有异议，但我们希望他们不要针对第三方。”别在太平洋岛国指手画脚了。

《国际日报》于25日刊登南海之声《“救世主”美国的谎言与真相》的评论：“中国与所罗门群岛签署安全合作协议又成为美国造谣生事的新抓手。”“华盛顿在‘恐惧自己的影子和过去’，不仅炮制该协议‘为中国在所罗门群岛部署军队敞开大门’等谣言，还时隔20多年派出高官访问南太平洋地区，让这里变成和中国竞争的又一个角斗场。”

美国“霸道”依然，但雄风不再，何况，美国在南太平洋地区经手的历史伤疤，如今还淌着脓水。南太平洋不愿再被西方门罗主义任意摆布，南太平洋开始刮起了“中国风”！

# 马六甲，穿越历史的浩荡传奇

■ 巴厘·意如香

站在马六甲码头，面对马六甲海峡的浩瀚浪潮，思绪漂向六百年前，在浩瀚缥缈的浪花里，三保太监郑和的舰船队，浩浩荡荡驶了进来。旗帜翻舞，锣鼓喧天，气势浩荡，东方的使者，带着礼仪之邦的和平使命，在七下西洋的旅途中，数次来此造访。传播大明恩威，通过通商交往，与古老的马六甲王国，缔结了唇齿相依的友谊，代代相传，留下了无数的美好传说。

流连在古老的街道旁，品尝香味扑鼻的榴莲香，那是传说中三保太监遗留的品种，吸取日月精华，长成的榴莲树，累累果实，流传给民间品尝的最佳礼品。三保井的清泉饮水，汩汩流淌进村民心里。历史已老去，传奇却不朽，我捧起那三保泉水，在马六甲海边，洗尽了嘴边榴莲飘香的美味与汩汩留下的泪水。

传奇，已根植于马来半岛民间的心坎里，也传进努山达拉群岛，“三保公船队”驶进垄川，传播回教，在Semarang三宝垄的大街小巷，家喻户晓。

马六甲王宫，古老庄严，高脚屋的马来特色，庭院幽深。我站在王宫梯阶上，仿佛见证了三保大人晋见苏丹国王的威武礼仪，和平的使者，友谊的传播，不侵占一片领土，互通有无，经贸交流。王宫盛殿，三保公的英灵永在，与后来西方殖民者的豪掠掠夺形成了强烈对比。

隔邻的山坡上，葡萄牙的古老教

堂，拾级而上。教堂的苍老古旧，见证了葡萄牙殖民军公侯的礼拜行列，也经历了荷兰与英国殖民军的践踏，日本皇军的铁蹄，肆虐了整个马来半岛。殖民统治的历史悲剧，记录着马六甲过往苦难的岁月，成就了红屋区的古老建筑群，红屋记载着马六甲太多的历史沉淀。如今却成了四海游客瞻仰的旅游胜区，人头攒动，熙熙攘攘，历史的创伤似乎烟消云散。

红屋区的夜市，是马六甲的步行唐人街，热闹非凡。三叔公店铺、海南鸡团饭等等古玩与传统饮食，华人祖先在这里历代创业，历尽艰辛，终于造就了马六甲城区的繁荣景象。

中华文化传统，扑面而来，在这里生根发芽，中华文化年年举办，文化墙上苍劲的书法，著名书法家临墙挥毫，诗词佳句记录了马六甲华人的丰功伟绩；华教的蓬勃发展，造就了马华文学的辉煌成就，马华文学成了海外华文学的劲旅，傲视群伦，有目共睹。

穿越马六甲的大街小巷，面对这座历史名城，古风古朴的红屋建筑群，历史古迹遗留厚重，风土人情的文化底蕴，马六甲海港的无尽浪花，漂向我的梦中，款款而来……

马六甲，穿过历史隧道，在苦难岁月里匍匐前行，从古老迈向先进，迈向现代文明。放歌祝福马六甲，祝愿马来西亚与印度尼西亚，友谊长存——繁荣昌盛！

## 贺开斋节

棉兰：田心

回徒禁食从宗愿，身洁朝祈念古经。月满开斋掀快悦，自新悔过感轻盈。欢欢喜喜迎佳节，惬意洋洋接客临。各族人民齐祝福，和亲共处享安宁。



漫画 王锦松 (原载《联合早报》)



苏加诺总统接见陈龙虎

陈龙虎 (Tan Liong Hou)

1930年7月2日出生在爪哇泗水。他父亲是战前著名足球运动员陈振发(Tan Tjin Hoat)。他曾就读雅加达的技术中学(Middlebare Technische School)，也在雅加达的中华队(吐纳斯查雅队)踢球，经常入选巴达维亚足球队。1950年，在三宝垄读书期间，他参加了印尼三宝垄足球协会比赛，获得了代表印尼国家队参加1951年亚运会的机会。

自1950年起的12年间，陈龙虎一直是国家队运动员，甚至还担任过印尼国家队队长。他曾四次代表印尼国家队参加亚运会，其中包括1951年的新德里亚运会、1954年的马尼拉亚运会、1958年的东京亚运会和1962年的雅加达亚运会。此外，他还代表印尼国家队参加了1956年的墨尔本奥运会。

在《印尼名人录(1981年至1982年)》一书中，陈龙虎被形容为“天才型运动员，不仅球感好，而且控球能力强，

# 华人与印尼足球运动 (7)

伊斯干达·尤素夫 (ISKANDAR YUSUF)

反应快，关键时刻果断坚决，而且异常顽强”。

陈龙虎曾在武吉丁宜(1953)和雅加达(1957)经历过两次小腿骨折，被誉为不怕死的“足球虎”。据1957年体育记者的问卷调查显示，他在足球运动员名人榜上位列第二，仅次于印尼足协队长毛威·赛兰。

1957年，陈龙虎在雅加达城市纪念日获得苏迪洛(Sudiro)市长颁发的最佳运动员奖。此外，为了表彰他对印尼足球做出的贡献，印尼政府还给他颁发了文化勋章(Satya Lencana Kebudayaan)。

1962年雅加达亚运会结束后，陈龙虎宣布退役。1999-2003年间，他担任印尼足协顾问委员会成员，经常为印尼足球的发展出谋划策。

潘善龙

1931年1月26日出生于

东爪哇哇望(Pasuruan)。他体格壮硕，跑动能力强，非常适合后卫和前锋之间的位置。身为印尼国家队队员，他的足迹遍布三大洲。在1956年的墨尔本奥运会期间，他作为印尼足协的防卫队员之一，成功阻挡了苏联足球队的进攻。1969年，他从国家队退役。

1960年，潘善龙当选亚洲明星足球运动员。他曾两次荣获印尼足协的表彰，分别是1960年的一等功勋章和1973年的黄金勋章。1967年4月12日，他获得了印尼政府颁发的文化勋章。

1985年9月，潘善龙因突发心脏病在泗水去世，葬于泗水的肯邦库公墓(Kembang Kuning)。

郭杰锡

1934年1月11日出生于雅加达。自幼生活在芒加勿利路(Jalan Mangga BesarIV)，

经常在北达·辛基安(Petak Sinkian)球场(群力队球场)踢球。后来，加入群力队，十几岁就展露了中锋光芒。1951年，在助力印尼雅加达足球协会参加雅加达印尼全运会时，他作为中锋的能力得到了众人的肯定。之后，他入选国家队中锋。

1955年从宾都阿伊尔基督高中毕业后，郭杰锡在万隆理工学院(ITB)药剂专业学习了两年。在万隆的时候，他担任印尼陆军的足球教练，并加入万隆足球协会。1956年，他入选印尼国家队，参加澳大利亚墨尔本奥运会。在此期间，印尼队一度令苏联队陷入困境。

离开万隆工学院后，郭杰锡于1959年就读雅加达共和国大学(Res Publica，特里萨克蒂大学前身)牙医专业。1962年，他退出足球界，专注于学

习。1969年，他牙医专业毕业，成为一名牙冠和牙桥专业讲师。

1970-1980年期间，除了任教外，他还在家开了牙科诊所。1996年，由于高血压、心脏病和糖尿病缠身，健康每况愈下，他从特里萨克蒂大学(Universitas Trisakti)牙医系辞职。1997年，他不再挂牌担任牙医。

2001年8月30日，郭杰锡与世长辞，葬于雅加达的查迪伯丹布兰公墓(Jati Petamburan)。

后继乏人

如今，曾代表印尼征战墨尔本奥运会的华裔运动员几乎都已离世，尚存人世的也早已不再踢足球了。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已五十多载，绿茵场上再也未出现华人运动员星光熠熠的场景。玛拉迪的期望，正如当年在德国对杨建日所说的那番话，至今仍未实现。

(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二册)》。本篇完)